

64851

6
2



此篇眼骨專重養神以體道而尤必遇至德之世而後可行多勦馬蹄眩篋諸篇而雜以吊詭之談與參同契蓋相接武

淮南鴻烈解卷二

倣真訓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無無蠕蠕。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蕤。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



中秋夕記

澤郡太守王公祠記

朱擢秀文稿序

賀丹衷王公守霸州序

王使君德政彙錄序

賀冀南道王少叅平獬奏捷序

賀潞安郡丞焦警盤平獬奏凱序

監軍日記序

漢上草序

同門稿序

古文從鈔小序

問俗畸言序

趙祥源制義序

新餉志序

代

伯兄河陰令墓誌銘

仲兄揮使公墓誌銘

錦衣衛加都督同知溪之張公墓誌銘

貢士趙子融墓誌銘

焚黃祭祖文

天啓六年

焚黃祭父母文

天啓六年

祭先大夫寶豐縣德政祠文

告母高太恭人三週忌日文

祭長兄大令君文

祭趙淇園孝廉文

祭岳父儒官王公文

六吉堂箴

大中丞苗晉侯先生文集卷二

高都苗胙土 著

後學趙日暉

較閱

汾陽朱之俊鑒定

甥 趙嗣彥

男

苗士寅

同梓

苗士容

雜撰畧抄

文昌閣記

今皇帝御極之庚午諸郡國首闢賢關吾澤人

士得雋者五人沁士仍占解首前邈八十年未
有盛於此者也澤人士手額心傾咸德色於太
守九如黃公之建文昌閣云余迂陋不解識緯
諸書且鬼神之事禍福徵應於經無所考亦莫
由解也客曰信然則五人之雋盛極一時將不
爲公功乎余曰是不然公此舉也綱維世軸經
緯文心良有微意功在宮墻用及來茲倘執所
肖五像以應五雋當不若是淺余仍不解耳敢
以臆紀其事公爲魯沂甲族以兩榜高第出而
典郡端方嚴毅孝友性成居數月民謂不冤案
無留贖按部使者交章上聞公見夫囂諱之習
如波斯下卽砥柱以忠信廉潔未必卒當也不
若以神道設教或可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遂
升自城堞望氣所在良方舊有樓肖文昌像前
守顧公以文昌六星近北斗魁前故於北地布
文昌公曰是可移而異也咫尺泮水視人文尤

屬親切五旬而舉之廟貌適成進多士而賓興
之多士於是日雍然肅然聯鑣簪筆而逞大爲
生色當棘闈未撤時識者已爲公菁莪作人慶
矣噫公之微意如斯而已乎公觀乎人文求端
于天明予以準繩規矩若參前倚衡使多士
新其耳目潔齊焉而知神之不可以假易亦曰
神數降人間有言教有身教言教則化書戒士
子娓娓諄諄諸女行於世身教則有張仲之孝
友傳焉神以才立言靡不從孝友起義孝友總
百行兼三才舉而措之固其所也繇來三不朽
之人未聞根本之地有所闕略顧能強顏建豎
炳烺後先者神道豈欺我哉間嘗因稗官所載
會文切理文者精所聚也昌者精之聚而散爲
采也精之所聚爲縞衣素鳥青童白獸以象之
噩噩乎有忠質之思受之以采則文章爛然呈
象於天下揚天之紀肖斯像也令人心維深造

恍然若或見之如化書諸篇凜凜示人以暗室
大廷無可褻越則不必五教日敷五刑載弼
濯振藻端當在茲必謂日精照臨如許榜樣
余仍不解矣大都天人之理實不足則精不聚
精不聚不可以成文章文章制舉僅作富貴利達
之資者非也卽作風雲月露之觀者亦非也天
非人不神公之精聚矣澤人士之精亦聚矣神
之言教身教將式靈於此余願澤人士探公微
意所在而永言潔齊之也黃公名圖昌別號九
如崇禎戊辰進士己巳夏守澤庚午冬聞訃解
任未竟其施云

均州增城濬池記

粵稽古建官之制命曰專城帝王正域四方悉厥根本然後克詰戎兵罪人黜伏詩云有傲其城又云實墉實壑何言守多於言戰也豈非古人作事從其根本者爲之方能得豫道歟三代而下如趙築城以防燕胡秦築城以限中外事不具論儀圖昭代西北邊防皆以城爲重鎮蓋城守者正也戰勝者權也後世正不獲意則權

然權不可恃而所恃者猶是正也今天下有喜
言戰之人而實無敢戰之氣有耻言守之意而
實少能守之策此其所大患也歲壬申余奉命
治荆南兵事時流寇方擾三晉河朔說者云黃
河天險足限南北楚尤堂奧也余不謂然每持
賊必渡河之議以相告戒練新舊兵以二千計
若遑遑爲三年之艾者迨癸酉冬黃河水凍成
橋成履水長驅頃刻數萬俄而定南俄而鄖水
且立馬槐樹關窺均陽虛實均以堅守而城全
余乃銳意增城舉一州六邑胥更新之均其一
也條上栢臺使者俱報可時蔣幕奕芳攝州首
董厥事以余條定爲則城堞增高五尺增厚三
尺城旣高則必倚洫以爲勢又濬濠廣一丈五
尺濠一丈版築十三而蔣幕遷去乙亥夏胡守
承熙以新除至至卽力肩其緒荷插瑣屑皆身
親之三閱月而竣事且引水達濠以增外護中

翰馬公適有事太嶽出俸錢增城堦以七百餘
計蓋諗司城者鳩工辦料之艱而捐貲纍纍洵
盛事乎是歲仲秋余督兵與元轉戰於山陽之
豐陽關大劊賊引兵還襄舟過均見雉堞崔巍
環城泓湛昔人謂石城十仞湯池百步者何以
過之司馬法曰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
所以戰也今流寇以八年未湔之腥穢不憑城

不列陣徒以豕突鳥飛就虛避實寄遊魂於馬

上而覆城者時以見告舉萬竈生靈付之一擲

伊誰之咎余終不謂賊之能耳若夫斗大一城
屹然金湯推廣而縣寓諸城盡屹然金湯各修
堅壁清野之法以保釐吾民聖天子方赫然一
怒大集精銳俾督理兩大臣專事蕩掃余未能
縛鷄投石亦仗策行間軍聲已大振堅城拒於
前雄師壓於後北有黃流南有長江以界其窺
金陵江浙河朔晉齊之路賊勢雖重非死則散

可立而待也因片言勒石非曰紀績聊以志一時固圍之同心云督工者爲判官鄭元綬吏目王紹芳大使趙光祚例得附書

戶部山東司續題名記

漢戶曹郎不過一人隋唐以來始置郎中員外二人而又有度支金倉之號各二人要參計之司多不贏十也國朝旣并金倉度支爲一曹乃分司以掌十三省之戶口錢穀有郎中有員外郎有主事一司數人諸司多至百員而算鞭執籌猶顧景不逮何故則世日晚事日夥也本司掌故綜理東省諸務以及海內鹺政視諸司爲

獨煩迨至神廟之季東北西南呼餉如雨積至
邇年軍興之事日費商求卽海外一旅隱現於
滄波煙島之間而歲糜白鏹百萬於是重本司
以理餉之務膺是任者處積案中如孤槎入大
海杳無涯岸加以逋賦如窠臺避債諸不經之
費如魍鬼竊食概應之傾帑而不給甲乙而覈
之逋者怨竊者憾怨者蔓游其詞而自嫁于窮
氓憾者方且含射工之沙以偵吾影故事曹中
章奏則司臣視草而秉成于大司農浹歲中羽
書狎至疏奏沸蜩每夜漏及午猶篝燈含毫口
角作秋蟲聲墜一枕如隔遙澗而長安造請及
諸陞竿牘動輒煙積不時酬答慮復爲不知者
詬厲衆務竝舉不過小臣分自應耳人不爲念
稍柄鑿則譴訶將及之且與封疆同考成故計
署之難未有難于是司者予每念必若劉輿密
識天下簿籍及倉庫水陸之數唐邕自督將以

下効勞本末儲蓄虛實皆悉請記而又若劉穆
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竝酬應不
相參受方可稱塞而愉快乃予以溝沓之質奮
袂其間閱週歲筋駑髓冷壯髮幾白顧以樸鈍
見原上下亦悴甚危甚矣予聞官方之誌惟誠
與勤誠則金石爲開况枝經肯綮何難善刀勤
則倦者十作敏者百之此或劉晏韓滉以來所
稱計相之遺術也而余鉛槧之餘學步執掌安
足語於是乎爰因續豎石題名而記於額

可園記

余耽閒耽書耽花木暑年爲然於今未替縱有
它好尚不以易此噫嘻丈夫生而縣弧稍長而
學壯而仕便當攬轡運甓起舞着鞭以無貽虛
生之誚卽立一言利一物亦足畢丈夫事而迺
斤斤構亭榭蒔花木一詠一觴流連卒歲譬江
左風流東籬佳韻雖炤耀簡編兼亦芬人齒頰
又何益於世宙哉竟不知余之所耽者是耶非

耶余之所築者是耶非耶有冰蟲者置於陽谷
溫泉則立焦矣豈真陽谷溫泉之不善乎莊生
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憂豈真鳧之憂短惡長乎
櫟杜樹舉世目爲不材之木始能令匠伯不顧
其大蔽牛以視文木之剝辱折泄不終天年何
如哉余之耽閒耽書耽花木亦復類是居室之
南夙有蔬圃用供客饌因輟其半以築園入門
委蛇而南再折而西向北步數級爲露臺再北
爲學圃樓七楹樓內之兩室各障以壁東下樓
西讀書遙對城垣如翠案每春徂秋綠草競榮
蒼潤欲滴環四墻高柳垂絲柔條拂地階下芍
藥叢生丹榴如火入秋則紅蓼森植若屏稍南
爲亭五楹築時方藝菊署曰菊存繇露臺下闢
徑而西穿竹壁壁外爲西軒軒內憑窻東望則
黃薇碧梧紫荊綠竹皆檻前之含笑爭妍者也
繇西軒之陰循墻南下數級直抵看雲樓樓下

斜度而西可二十武入花林僅一楹圍以朱欄
日見花光四照仰睇城垣婆娑古樹恍若村疇
老岸中設古塼客至或詩或酒或談或碁清風
徐來餘暉遠射令人忘倦俯通一徑北行五丈
許是爲六宜亭有感於王元之黃岡竹樓之六
宜也亭三楹週作迴廊夏可徙移就蔭秋可逐
處負暄竹幕紗窻絕不令風塵蠅蚋侵入几案
間廊外徧植牡丹繞以海棠佐以雜卉春夏之
交埒鋪繡也花林之東南別開小徑登看雲樓
樓內不盈丈南擁雉堞草色葱蒼小窻三面各
對遠山山巔閒雲吞鎖忽蒼忽白忽顯忽藏清
霄淡蕩一望無垠間有鶴鴈排空數聲嘹唳披
襟側耳不啻釣天廣樂樓之四垂覆以槐柯環
以柳浪似翠雲藹藹欲來染衣耳余朝而涉焉
紅紅白白嬌面逢迎不減靚粧之美人也夕而
涉焉皓魄穿雲樹影在地恍疑荇藻之浮池也

於是乎清晝舒長鳥聲唱和夜色如水壺漏細
傳案有殘書門無剝啄一杯白茗半榻黑甜以
之避塵以之佚老竝以之暢展地靈洗發花月
余之所耽者自以爲是則余之所築者必自以
爲是適吾之適安問其他昔尼父論詩興觀群
怨皆係之以可余生平涉世無一可而獨於此
地放情乎雨花雪月可讀可咏可晨可夜可群
可獨可久可暫可醉可醒舉訪戴之船東山之
展都屬長物此亦斯人之至適矣因署之曰可
園縱有它好尚胡足以易此耶

大椿園記

大椿園者先朝議大夫所築之逸老處也門側一椿蒼然聳立周身圍十餘尺危幹扶疎足蔭五畝望之奕奕如華傘客憩其下輒指之曰此莊生之大椿也遂以名園按澤西城外爲墮墮外爲河大雨時行澎湃洶湧直射南山其澗也沙可揚塵河西岸高二丈許遠十丈許大椿園在焉一閣俯視河流綠柳披映閣分二龕西莊

嚴大士東爲龍神像閣門內建經堂有焚脩僧
蚤夜梵聲化人爲善座中談及利名非刺借磬
音清之南北數十廬田夫雜處雞犬相聞其巷
內居中南向則園之門也入十餘步則園之內
門也再北則燕翼堂也兩翼各三楹以貯粟今
爲空廩再北十餘步則振衣樓也樓五楹登之
四眺峯巒雲樹若揖拱然樓北則成趣橋也鑿
地爲方池石橋橫其上下以養魚再北十餘步
則雙喜亭也先大夫築此亭時適生一孫因以
命名亭五楹東西各附以小樓與亭並列倚亭
之北墻外架廣廈五楹則止水居也何以名之
以廈之北有藕花池池長七丈濶四丈徧種紅
蓮山城乏水汲井注之止而不流昔歲丁巳曾
無種而發並蒂花者二是歲之夏先大夫育兩
孫池北則臨羨亭因池中舊多巨赤鯉也臨羨
亭之傍各小亭一以蔽烈日綠竹遶池幾無隙

地再北則禾黍之區矣繇雙喜亭之東另闢一
門門外可容車馬古槐十餘株婆娑弄影竟日
地無旭光南畔一小樓名曰大椿爲與大椿對
也樓下有門是出外巷之別徑槐東闢一門青
桐森立如碧玉柱地滿玉簪秋初花發盃畔瑩
白清芬襲人墻側多植香椿春日吐芽作茶供
亦堪作脯玉簪而北雜植老杏黃梅安石榴黃
棣棠白木槿之屬穿籬架長三十武遂登竹
雨臺臺高九級上有五楹下作洞冬月以藏盆
草蓋北地寒威非窖之洞內泥塗墻戶決不能
耐耳繇竹雨臺左循曲徑而東作臨流亭三小
楹東對河并對堤樹春日遊人若織繚繞香塵
呢喃好鳥竝似催我春衫臨流亭後垣躡五級
入圭門向南一屋爲齊雲小厦厦僅丈餘設古
磚爲几瓦筒爲座前對長空脩樹後睇北山斷
雲翠色冉冉欲來東西墻障別是一區宇人靜

地偏最宜猷枰分韻繇臨流亭斜度而北迺涉
留春亭亭三楹前作露臺牡丹百餘本環亭臺
之四訖都無它卉繇竹雨臺右降級而西趨北
傍開小洞用作茶寮卽循竹雨臺之西壁外上
十二級有方臺浮小洞之上雖幅隕不盈一掌
堪以望遠四圍山色極目瞭然如我窻前壘石
者臺南棗列成行秋中實赤如朱引手可剝履
飛橋而西下亦十二級是爲方寸亭纔可容膝
藏於黃薔薇之陰其象幽人乎稍北是爲倩臺
臺作八面高四尺廣二十尺紅藥循墻碧桐四
覆海棠叢生其下有脩然高步俯視衆芳之意
臺西南一門達臨羨亭此園之東半壁也繇振
衣樓之西另闢一門向北委蛇則老藤糾結如
虬芍藥數十本當葡萄架而參差相倚於數花
亭三楹之前數花亭者諸花駢集未易悉數有
小樓四壁皆窻以勸農壁下長楊成林夏有鸚

聲秋有蟬噪恍報我以時序遷流令人增感亭
東偏再折而北仍是止水居之西徑以達臨羨
亭此園之西半壁也而園之四境盡矣昔先大
夫五十縣車七十五築園始萬曆癸丑經營六
載區畫乃畢又十八年歲在庚午余從而潤色
之臺館雄觀則先大夫之制作也斗室委徑則
余之補苴也先大夫五六年間每好友聯翩或
短衫仗策秋聲春色清竹繁桃一詠一觴坦衷
嘯傲莫非日涉時宦情既歇志復寡營解組三
十年嘉遯丘園考旋以社豈易言哉噫嘻先大
夫精神所聚當花香草色間必且飄渺此中余
恒一登臨未嘗不髣髴如在終不敢直視爲嬉
遊之地云

六宜亭記

坡公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歲
便是百四十縣想此際內無憂灼外無紛馳舉
人世難醒難割之私腸一切掃除始能享用豈
易淺言哉以視馬首嘶風船頭逐浪心無暫歇
眉鎖千愁者孰得孰失乎况流光易逝西山之
夕照幾何花鳥多情檻外之朝華堪惜余耽閒
耽花木癖也以是爲癖猶勝其他居室之前因

隙地築亭翠柳垂絲緋桃鬪艷而雜以多卉簾
隔紅塵寂然靜也昔王元之在黃岡作竹樓其
記曰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
宜鼓琴琴調和暢宜咏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
聲丁丁宜投壺矢聲錚錚數百年來讀元之之
文因知元之有竹樓竝知竹樓之有六宜也豈
非竹樓之幸哉豈非雨雪琴碁詩壺之幸哉蘇
子瞻亭成而值雨命名喜雨殿陽永叔亭成而

陽容命名醉翁余之亭不廣而潔不澁而寂不

華而清以之聽雨看雪撫琴詠詩圍碁投壺料
六事之不我棄也客曰四時佳興同人于野今
偏宜六事不亦拘乎余曰否否物中不止一鳶
魚而刪詩者詠之理中不止一仁智而傳易者
見之聊舉一二如雨如雪如琴如詩如碁如壺
足以盪吾之憂灼焚馳已耳繼此圖書之宜攤
也嘉賓之宜對也北窻之宜卧也花香之宜嗅

也鳥語之宜春聽也蟋蟀之宜秋吟也皓魄之
宜灑濯也清風之宜披襟也百草怒生之宜發
新意也閒雲往來之宜點綴太空也一亭之內
無苛禮無畸談無拘忌態安常卒歲胡所不宜
又安在七十之爲短百四十之爲修耶客曰嘻
是可命亭矣

中秋夕記

癸未中秋爰稱佳節余豫謀諸客載斗酒汲新
泉布胡牀於露臺乘此秋華競吐梧井增涼淨
掃閒堦滿貯白墮以期邀月長談迺是日夕陽
旣墜雲幕高張仰視清霄令人氣索然濯魄冰
壺之念不替也相與穿仄徑涉小樓入空庭共
誦杜子美秋興詩數過以待雲破月來倏爾風
度樹邊屋瓦皆震排戶以入冷透羅衫暝色隨

風侵我四壁五步之外不辨蒼黃客曰雲之妬
月月之負人其如今夕何余曰惡是不然情生
於境乎抑境生於人乎孟叅軍之落帽不必其
在龍山也王子猷之看竹不必其對主人也陶
彭澤之東籬樂酒不必其白衣送也刻燭可以
程詩雪夜可以訪戴適吾之適安見長談之必
須邀月耶何時無月安見邀月之必須中秋耶
客仰空大笑再朗吟秋興詩取觴引滿不以籌
計盤壘而去或曰昔人良辰有記嘉會有記登
高山遊勝地有記今辰之不良徒有嘉賓何以
記爲是又不然記以記實也此以記余與客與
月與雲與風之一時盡不韻而已矣

澤郡太守王公祠記

今上改元之四年歲在辛未王公繇遼州守奉
命調守澤郡閱四載以都轉運遷秩去茲且歷
河南郡太守晉副憲矣公之勞勩久而彌顯澤
人之思公久而彌篤廼創祠尸祝一以爲公所
福一以志澤人之不忘公蓋古召父之其棠羊
鎮南之墮淚碑遺意也因憶歲辛未壬申時余
讀禮已竣未卽謁選人值流寇徧掠澤之四境

余從諸紳士後日與公從事城頭亦最悉公先是公尹武鄉尹翼城守遼州皆屬晉地所至有聲而公卒泊如耳及治澤一如治三郡邑而四載拮据什七禦寇則所遇之難有百千於治三郡邑者錐末處囊盤根利器豈造物者巧於顯公歟抑澤有大幸藉公以全活於巨寇雲擾之際歟以余耳目所睹記澤人士所信服其推心接物是公之醇德也案無留牘是公之敏捷也

金矢無擾是公之廉潔也顰笑不私是公之沉密也狐鼠革面是公之威肅也出納惟平是公之貞惠也然余所爲公稱難爲澤人稱慶爲余一家之先壠族屬廬舍荷保全者尤在禦寇一事當流寇自關陝渡黃河而入晉中長驅千里連陷多邑殺人盈野風鶴皆驚澤故無兵卽衛署亦僅存空籍秉鉞者鞭短難及監司者空拳莫奮二三弁流尾賊而不見賊驚賊而不殺賊

援兵絕望獨剩孤城大鎮累屠煙寒萬竈公躬
率宗紳士庶經營城守規畫詳明舉夫搜奸究
恤戍士慎刁斗嚴偵探諸事確有成籌如招集
健兒則偵防有人設四鄉練營則郊圻生色創
新營千兵則追賊大戰此其大凡也積勞而病
病亦不歸州署仍支牀城上部署惟勤噫亦太
苦公矣既而賊去兵來中貴總戎接踵以至索
餉如虎毒害如狼其視州牧不啻身之使指臂
而公妙有窺會均俾爲援守之用不令怒亦不

令喜事以濟而軍以行雖所費無算皆宗紳士
庶捐輸於常賦之外然主持調劑維公是賴于
今桑麻如昔雉堞屹然伊誰之力乎迨戰雲旣
散膚功上聞王爵者僅以一轉運序遷幾何不
令勞人短氣哉公今分憲中土仍是辦寇之區
較方州之事權地步豈止倍蓰嗣後功業燿爛
必有大過人者在澤之美績蓋窺豹一斑耳詩

云豈弟君子易云王臣蹇蹇於公有焉余從澤
人之請述所覩記信服之略如此異日寇氛靖
後當必有持衡者博採輿論別有酬庸卽不然
而一方之畏壘政足千秋矣王公名胤長北直
吳橋縣人

朱擢秀文稿序

戊午春余卒業河汾書院筆研間有豁然如朝
霞之舉海倏然如野鶴之凌空者則擢秀年丈
也就一與談又朗朗如日月之入懷久而把臂
論文滴酒矢天共朝夕者蓋六閱月余謬以糠
粃先出再三秋而擢秀聯翩摩空余亦貂續焉
長安道上中宵話舊將五載遑事都一周廻當
日勝友如雲茲皆後先鵲起或敷歷中外或磨

礪遲歸眼前膝促僅孑孑兩人萍聚颺散有搔
首問青天耳偶出窻下藝若干篇蓋全鼎一鑿
也余莊誦一過大都清標峭骨如其人婉致僊
姿如其人恬趣冷韻如其人至縣厓盡處陡笑
奇峯雲岫穿聯多出人意表固超超上乘哉褚
季野曰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安國曰南人學
問清通簡要擢秀實兼而有之矣未也擢秀居
分水之陽咫尺河津接聯蒲坂理學經濟想仰
止有素故爲人爲文四時之氣全備爾爾不日
出其豁然脩然者爲社譜光爲年譜光行且企
足待之矣噫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余又安足論

文云

賀丹衷王公守霸州序

方州之任自昔重之漢爲盛兵農禮樂辟舉章
程咸隸焉而復剖玉麟銅虎以佐征伐洵稱重
哉及諸二千石治行奏最褒以璽書賜以金秩
入卽爲三公卓異循良史不絕書有以摧抑豪
強見者有以蒲鞭示辱見者有以卧治見勸農
見者夷考當年不必畸行駮俗惟是勤政愛民
上下相勗固已鳳集蝗飛鹿迎虎渡爲千古愛

絕遞至今日體亦稍變掌故曹分遂以撫字催
科爲太守專責而太守乃得併心一路不至左
右爲方圓畫責愈重誼愈親矣今上宵旰求治
臨軒爵人命公分牧畿左公識幹雙超敏慧夙
具解勝承綢綽有餘長今將佩符而出僕敢陳
詞以賀僕亦三日新嬾也安足知天下事然徧
觀中外網收弋獲之彥碁布區分若陽侯雨師
不好其職若冰結火流不逆其序盡爲公家獻
一籌宣一力惟太守最稱近民在上諸司體格

於執要思以五袴易無襦而非長吏則不敷在
下群情願分於旁午思於重足求安枕而非長
吏則不遂精而言之撫字催科兩事亦平平無
奇耳實則中朝之大命脉守牧之大幹局黔黎
之大忻戚于是乎提領澄源固知非公不勝也
况雄鎮大都肘腋長安黃華之車塵如織近貴
之甲第聯雲窟穴易開南陽莫問非有通才定

力胡以導窾調絃固知非公不勝也霸不足爲
公重公實可以重霸且霸何足以見公公適以
霸爲干耶之一割耳太史公總周漢循良而掄
揚之臚具者僅五人洵稱重哉昔郭細侯牧并
州有惠政帝以河潤九里褒之劉榮祖爲會稽
守犬不夜吠民不識吏徵入爲將作大匠今聖
天子所儲以待公者當不在漢家制度下公出
其緒餘必有使十郡最三河表不得專徽於前
以爲異日傳循良者地此僕之所不能窺測而
能必其有餘裕也茲五馬駕矣維彼哲人謂我
劬勞劬勞何足恤旂常端有待耳請卽賦鴻鴈
三章酌以壽公云

德政彙錄序

河內王使君吾師也以曲江高第繇福寧守移
守澤三載召駕部員外郎去郡僕時在子衿較
藝諸司率以糠粃居前先大夫遂以僕制舉業
屬使君點定恒爲過從卽讞訊之際亦停鞫命
見就案牘間津津拈妙緒以訓者移晷維時自
視如坐春風中也越十年以轉餉省故廬始獲
睹使君守澤日錄諸刻及生祠諸碑時議彙刊

而傳之僕憬然曰是誠不可以不傳太史公上
下百年間揄揚循吏僅得五人五人者相業炳
烺居其四大要不過曰奉職循理可以爲治何
必威嚴旨哉此言昔人謂治民如烹小鮮言威
之無所施也如理亂絲言急之愈禁也使君澄
淵皎日之衷甘雨惠風之度守若瑩玉照若然
犀不作鈎索不事一切而惟出之以中孚自來

豚魚之信如諸刻所列與太史公命循之義今

古合符晉而建牙晉而秉鈎持此道以爲制天

下偕天下於清淨寧一之域與孫叔敖公儀休
五君子異代同芳直指顧間耳或曰太史公之
敘循吏言循而不及廉使君首以廉稱何也曰
此循吏之源不待言也天下事直則行屈則不
行無欲則直有欲則屈今按籍而披何事不如
慈母冬日之相吻濡何事不如嚴師法官之相
戒勗乃當日孤行一意風清兩袖實始基之不

亦並盡太史公之所未及與尚憶應召司馬堂
之日雙旌方指澤之公姓薦紳迨章縫父老白
髮稚齒舉觴者薦香者曲跽者啼者泣者累千
萬人擁塞郊關使君亦爲之涕泗沾衣慰勞備
至時僕亦千萬人之一也旣而借寇無門群爲
尸祝計祠宇鼎峙不一而足迄今歲時飾以丹
堊薦以蘭蒨共贊遐昌方未艾耳此尤有明以
來澤之所不經見者卽召之蔽芾羊之峴山或
不能踰是矣諸在編氓者亦咸曰是誠不可以
不傳乃彙刊而傳之

賀冀南道王少叅平徇奏捷序

上黨高都據大行之巔北控燕雲南俯梁豫式
爲隩區山陬下民力食嗤嗤不聞金戈鐵馬之
聲踰二百年則我有明內順外威之福未艾耳
迨三韓弗靖邊警狎聞蓮妖蜂起於大東土酋
豕突於西南加以閩越海寇關陝流氛久稽天
討桑祿困於轉輸畚鍤變爲戈戟脊脊之象幾
徧天下晉以僻在一隅猶屬安枕則晉之幸也

不意水峪一區乘偃武之餘潛滋伏莽水峪固澤四境之內版圖也遠隔峰巒界分梁晉蜿蜒千餘里有山巉峭有水渟泓中惟鳥道紆迴而入一夫荷戈莫可誰何卽蜀之陰平雲棧當不是過狃寇乃憑作負隅之虎師近交遠攻之故智以愚下民下民利而安之殆燕雀處堂豺狼張吻之勢乎而下民不悟且有奸宄爲之占風持局澤將岌岌先是有事地方者率抵掌及此徒以機緣未偶遵養有待亦以若輩逆形未大著也邇者赤丸日探白挺公行秣馬招亾寢謀犯順士民憂之適東海王公以籌餉成勞蜚聲粉署庚午秋晉地多虞特簡治兵上黨遂力持盪寇之議仗劍臨戎廣諏群策軍前諸務手自劃決而才鋒犀利尤在饒爲所部將吏無敢縮胸者然徵鎮衛步兵於澤潞不能復如昔之爲諸道最卽韎韜之長亦僅肉食一問軍容黯然

無色公姑置之決策招揀首澤郡之義勇次高陽陵沁之丁壯次上黨諸邑之選士以至河北精銳以至少林梵子旬日有衆數千會中州直指使亦疏言於朝有旨犄角嵩雒毛兵因間道涉太行公廼分部將吏直搗賊墟屢戰皆捷焚其巢賊潰入山復斷汲道賊益窘乞降不許夜聞賊營哭聲相繼比曉諸軍競進群醜悉平計辛未春三月丙寅誓師夏四月甲辰凱旋僅二

旬有六日耳所斬獲近三百人士民大悅然某

于是而益詫公之偉業也彼在笏西山尊鱸結思者姑無論已卽留侯借前席之籌晉公馳驅夜之騎九地九天莫可揣擬千禩以來芬人齒頰亦惟是定策帷幄師武臣力與敵爭衡廼以文墨之士身擢介冑與士卒同其苦竟士戴而功成豈不尚哉昔虞詡討朝歌募兵弗拘一途卒成大業公用兵想亦猶是而人無固志餉無

夙儲獨以區區忠義殫心激發飽騰之具諸煩
調劑有倍難於虞詡所爲者然後知公之用物
必弘今日事其緒餘耳且功成之日恬如穆如
不矜不伐其所謂勞謙君子非歟聖明在御方
綜核名實廟堂宣捷必顯擢公以竟其盪寇之
略而澤人之食公德願尸祝公者將與行山偕
高丹水偕長寧有數乎予據事直書用備秉椽
筆者採擇至下里之音固知無足爲公重云

公賀潞安郡丞焦警盤平徇奏凱序

辛未仲夏水峪徇寇平潞安少府關內焦公視
篆高都實司其事州人士將贈言爲賀某恭惟
式我有明以燕山王氣所鍾北控沙漠南臨諸
夏遂遷鼎金陵載定於斯五方人物萬國衣冠
咸屬朝宗而自宜雲以抵龍門大行若右翼然
晉地磽瘠晉俗敦樸昔稱寧宇卽遼土陸沉以
來馳羽檄選健兒荷戈載道者徧方州獨晉以

僻在一隅驛騷稍戢惟歷畝加科荒陬不免分
固然耳乃有聚廬內地踐土食毛渾不異人而
別號爲狝種者蓋戎羗類也窺盤谷王屋之墟
有水峪一區山徑空深林菁叢密因伐山爲穴
剪茨爲宇始猶作鷓鴣一枝窮谷下民易而狎
之顧仍其悍獷漸至不馴日有佩刀插箭而宅
往者還必柵載啗啗之輩沽酒市脯相與互易
得若價不啻倍屣衆反悅之或亦師近交遠攻
之故智而小用之者乎坐是榻傍有鼾睡而人
不及知也邇蟻聚蜂屯逆形日著四境之內寢
有焚掠聞其妄稱水峪寨主郡東諸鄉以暨高
陵之間强者彎弓除器以戒不虞弱者襁負肩
摩以避狂氛甚而黠者陰爲偵諜以伺我之聲
靈以作賊之耳目長此不已生民之禍尚忍言
耶公久遊晉地佐郡有聲甫蒞事高都卽首問
救寧之策有如痼瘵在身然而叅藩東里王公

上其事於外臺以聞之廟堂會中州按君亦以
疏言上命兩省犄角叅藩遂圖大舉一切帷幄
前籌糗糧重務以至軍中瑣屑諸事實倚公爲
左右手先是唐中葉時潞澤步兵爲諸道最抵
今偃武之餘潞州寧山兩衛固山川所恃爲神
氣者蘇齡之士僅存空籍卽一二在伍金鼓旌
旗皆所素昧脆弱亦與市人等姑置之使登埤
固圍而擐甲衝鋒別事招徠于是澤之健丁應
募至者若而人河北之精銳應募至者若而人
高陽陵沁以及壺關諸長令之各選精健相率
至者若而人益以中州嵩雒之毛兵凡得衆數
千紀功餽餉皆仰給公公指顧而辦師集矣公
統大兵當其一面躬親介冑爲諸軍先高平魯
大令及李遊擊寧佐之陵川楊大令攻其後王
守備承華及經歷邢于化佐之壺關樂大令爲
策應澤庠劉司訓爲居守春三月丙戌誓師城

南是日斬生賊一人以徇士女觀者萬輩軍氣
迺揚庚寅鼓行而東壬寅我兵直逼賊寨焚其
巢賊遂窘奔馬頭山我兵又焚其小水峪大戰
賊勢披靡奔山之絕峰我兵三面圍之一面設
伏以待中州黃遊擊亦引兵來會癸卯賊投降
狀二紙不納夏四月朔甲辰我兵諸路竝進旗
鼓相望毛兵亦揮戈而前賊殊死鬪我兵戰愈
力斬馘甚衆群醜悉平辛亥奏凱還州飲至行
賞通計纍纍賊首及面縛生賊近三百人士女
喜色相告觀者倍之自誓師至旋軍甫二旬有
六日耳厥功懋哉外臺將疏聞當宁方今聖天
子宵旰求治尤銳意軍容縣知天顏有喜公擬
受上賞夫復何疑顧某所手額公者不寧是也
大行天險扃鑰晉陽百城以北拱神京石巖斧
削鳥道雲橫我有之則爲咽喉賊竊之則如癰
疽安見癰疽附咽喉而人得晏然無恙耶况值

秦塞饑軍渡河而東流入晉地據河曲山城作
負嵎之虎近孽黨雖散首罪逋誅倘少澤之俠
南北竝號豕突狼奔必且大煩經畫茲行岫塵
清煙井如昨專鉞使者乃得畢力北嚮此之爲
勛且在全晉上以釋聖天子西顧之憂豈特靖
一方之魍魎已乎是役也兵不必請之鎮府餉
不必仰之司農一反手間立奏蕩平則公左右

參藩公之偉畧可想見者銘常內召是其前牙
愚將持爲左券矣

監軍日記序

昔乙亥初夏至丙子初夏匝歲間皆余于役監軍剿流寇之日也維時烽火間關亦載筆以行日有所紀事無鉅細必大書焉其事之重語之繁者另有特紀積而匝歲且三百六十日遂累萬千言山居中彙作一錄篝燈再讀不禁媿復笑矣媿者余週歲行間無功可紀笑者今日辦賊僅同戲局夫以劇寇十餘股每股十餘萬馳

驟於汝宛鄖襄郢涓荆黃皖鳳之區路之環轉
如蟻行磨上終罕盡頭徑之紛雜如鼠潰穴中
杳無定向其時鄖撫標兵二千餘也楚撫楚鎮
標兵三千餘也三撫鎮各急所急斷不能合也
監軍使者別無兵惟兩撫授以一軍則從而監
之兵單若此已不足當劇賊百之一加以地處
鍾祥頻須回顧况楚鄖兵非募之鎮筭卽募之
川黔不慣乘馬亦無馬可乘兩足盡赤長鎗也
餘或執雙標或負大弩綵布裹頭以當盔絮被
圍身以當甲凡此皆非殺賊之具南將南兵習
見者土蠻互鬪未識北邊之勁弓健馬所以平
居詡詡誇張當陣立蹶豈非戲局乎余監軍匝
歲賊一犯鄖陽一犯襄陽一犯郢中一犯黃州
余在鄖有豐陽關之捷在黃有青泥灣之捷在
郢則余方防別寇於蔭城馳剿不及在襄則邊
兵盛集各有主者是余雖無兵亦兩見賊而兩

捷餘日固無賊可剿余實不知兵借令知兵將
如陳曲逆侯之縛草爲人乎抑如諸葛武侯之
纍石成陣乎是皆不能監軍使者縱有烏丸之
勇孫吳之略亦奚以爲然余徒以紙上談兵弄
丸小技獵虛聲於數載微節鎮於一方復緣辦
賊無具獲戾而歸自媿自笑不啻倍蓰矣乎今
剿局大更理餉有大臣餉歲以百八十萬計督
兵有重臣兵合以十餘萬計舉域中督撫鎮將
咸屬乘成言聽諫行指揮如意以視余監軍時
撫鄖時景色何若廼諸多劇寇未一授首回思
余以白面書生呼兵不應呼餉不應妄欲空拳
徒奮稱梅止渴多見不知彼己癡愚甚矣尚憶
秦將軍每苦兵寡余應之曰用見在之兵剿見
在之賊斯言也以今日兵力方之殊堪捧腹噫
鄖自被寇來八浹歲七易都御史而三遣戍兩
候勘昔人聞遷官云鬼仆至矣惟鄖撫一席似

之

漢上尊序

昔人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學且無當於詩况二者余無一焉其於詩如盲人談口耳然詩以理性情先儒言之矣曰情曰性原不遠人風中竹韻雨後蛙鳴聊以觸物成聲豈必敲金戛玉余之爲詩亦若是則已矣余既還鄖節一意枯藏於攤書中閱漢上諸詩草前半半簡尚雍容閒適時懷丘壑之思後半簡則艱苦憂危日從衆

胃之內循省當年不啻夢境感慨係之矣茲者
一身廢籍萬念俱灰舉六年漢上凡所謂雍容
閒適艱苦憂危之象付於泡影空花都未必在
意此一刻也亦以寄余感慨云爾

同門稿敘

文不真不奇不自出性靈不真極文之致若是
則已矣昔張說論文曰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
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具發閭朝隱如麗服靚
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夫孤峯絕岸對之神悚
而煙嵐噴吐焉而風雨剝蝕焉閱終古而壁立
者如故其性靈真也彼靚粧歌舞啼笑趨蹌都
無主屬過眼塵泡耳性靈何屈執此當不作文

字觀矣今上弓旌再闢適當璽獻鳳儀十八人
升虛應運正際其昌先資之言例與天下共見
之彙遴若干首付梓大都言人人殊丰神亦不
侔而澎湃嶙峋豐艷綽約無不各吐胸臆以鼓
吹休明至若取氣喉下寄影籬邊以埋沒性靈
如靚粧歌舞求娛觀者固隻字不道也古來肩
旂常之重繪乾坤之色盡從血性中認取承當
天下之至文於是乎出邈之千百年後鬚眉如
在其所自盟真所建樹真也今者綠籤青管炳
蔚已彰出匣新劍終則有始本其澎湃嶙峋豐
艷綽約者隨所却署自成體段各如孤峯之不
可躋如絕岸之不易窺卽震雷當前瞬不爲移
今日之先資余已信爲異日之後券矣終不作
文字觀也亦願共信之

古文從鈔小序

古今人有文如天之有雲霞地之有花卉人之
有威儀水之有波瀾鳥獸之有羽毛不可廢也
或紀其目前之所聞見或抒其意中之所欲吐
抽毫灑墨意興淋漓積數千百年間文儒志士
騷客愁人所留在人寰有滄桑可變金石可磨
世代可互革而此文字一脉藏之名山石室猶
是也珍之石渠天祿猶是也布之市肆兒童猶

是也豈非文與宇宙氣化相終始哉正不必舉
唐虞以降宋唐以前作吟域觀耳余廢籍之餘
略取殘卷用銷永日拈其從心所暢適者抄之
一覆讀焉慨慷悲慘之類居多恍若胸中塊壘
思須酒洗者然俄而戰雲四起萬室低俯余亦
家破田荒山栖狼狽余爾時聊以暢適所懷來
迺不先不後恰與兵革相遭而牢騷愁鬱之想
若抄文間有鬼神示之兆者蓋亦奇矣又豈非
文與宇宙氣化相關通哉方今兵事乘權文心
凋謝余於流離困踣之際尚斤斤文之是考時
復自嗤亦獨詫此抄之奇爾已

問俗畸言敘

作詩者舉十五國之風治亂互陳貞淫並列然
雜而不越不失爲經孔子亦獵較正以經術敷
治與三百篇相發明無二義也迄於今率土同
文自東自西自南自北亦且萬里同風迺歲殊
日異寔失其初童叟之所承訛奇譎之所慨張
多事之害什倍於省事沿而行之不著不察一
經點出便屬不倫略舉廿餘條質之識者客曰

是足爲澤人病乎余曰不然千百其地卽千百
其俗古帝王巡狩觀風亦不聞埒十五國而同
之何足病客又曰是足維風乎余曰不然一國
之所尚如衣之於體口之於味南畝耕夫襍穡
藿藜旦旦而安之夜寢無夢倘易以斗室凡窻
五陵裘馬華堂燒燭紅袖捧觴當不勝踏地踟
天恨不急歸南畝襍穡藿藜之爲快無他習之
也卽聖人憂世已溺已饑亦寧能奪人祖孫父
子身心性情之所久安而強以不習哉然則余
之畸言猶夫昔人之作風俗通作方言存其意
中之事云爾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終不若日用不知之爲上也

序趙祥源制義稿

漢韋賢治詩傳於子玄成竝至相以及兄子賞
以詩授哀帝於是有韋氏學翟醜世以詩傳拜
尚書由是有翟氏學蓋學有譜猶家有譜也先
大夫及趙中憲公里譜同治詩譜同曲江譜同
佐司農譜同弓冶不墜冠進賢者各二人世講
譜又同亦已奇矣諸孫枝之翩翩象賢不愧風
雅者則余甥祥源耳祥源生有夙慧觸處見嶙

峒態望而知爲解人其所爲文有裘馬之奔逸
而剗其浮有繭牛之精核而饒其韻試弟子員
輒冠冕多士家闢方塘日泛小艇吟詠其中旁
有蓮萼上有禽呼此景此况靈蛇之珠安得不
朗朗透頂者因憶瞻彼淇澳綠竹如簣篇有味
乎言之矣余嘗謂八股腐朽雖苦葫蘆依樣還
繇根器過人如箭鋒相對毫釐尋丈唯機括在
我心手弓矢合爲一弄則貫虱無難耳故曰詩

有別才余曰制義亦然祥源將以煙霄鸞鷲之
資一出孤騫秋桂香時余其向燕山高處以望
晉雲之如馬矣酬學譜以光世譜與韋翟後先
映發茲其時也器新秦公敘祥源文作謔語云
似舅卽賢甥余以謏質枯腸幼博虛聲旋草草
以糠粃先出食粟郎曹日打盤珠一錢穀俗吏
耳安足似哉噫芝蘭必顯金紫非榮第欲爲雨
施龍見不得不先雲舉達登願言勉旃

新餉志序

代

志者何所以考故實示來茲以志不忘耳方今天威遐邇露布時傳將與九州赤子薄賦輕徭共舒化日以滌稅畝加科之苦夫何必志然十年卧甲萬姓浚膏中外苦於握算官民疲於抽絲輸餉者難措餉者更居其難索餉者急措餉者不得不急正不妨留此一段大苦以志不忘耳余每對羽書輒思仰屋而司郎苗君適典厥

事因屬之志事關九州時經十載條議之章疏
商確之卷牘如蝟之集如絲之紛如雲峯之倏
變苗君從蠹餘塵積間細窮其起落之原逖尋
其更張之說以十二大頭臚總提其綱事事有
考綴以斷案多中腴理可以驗之異日越十閱
月而成亦精心乎苦心乎噫因辨賦而徵兵因
徵兵而加賦乃幾番接刃輒聞鉦鼓而曳兵于
今白骨山高青燐夜起師中有衣錦呼盧之健
兒縣寓有鬻妻剜肉之窶子加賦者已窮搜括
者已盡漏卮者無底不獲已而若吝若惜譴訶
頻至司計者對封疆而無色念葑屋而愴心此
物此志也新聚之貔貅壁壘相掣獨無應散歸
農者乎借職之材官橫金徧地獨無應從簡汰
者乎軍前之需用滿載而輸獨無應事節嗇者
乎島嶼之偏師若無若有獨無應在更端者乎
止沸當先撤火問流莫如遡源皮盡堪悲獸窮

則齧天下事非一人事願共志於不忘也夫余所司者餉耳按兵予餉亦復何言然兵不核而餉日詘餉詘而民日困民困而兵事亦窮賦之辦也何日之有余不敢忘封疆不敢忘民力倘中外亦不忘司計之維艱也而盈虛互酌軍民交利余將心志之矣

伯兄河陰令墓誌銘

羅宗伯吾師表先朝議墓考家世苗氏出自芊姓楚賁皇入晉晉侯與之苗邑因以爲氏而上黨長子縣有苗襲夔三傳至晉卿實相唐肅代位卿尹者又數人蓋本於唐書宰相世系所列也因世居於澤傳至曾王父府君諱時雍以博洽負時名舉明經二尹常熟著燕居登仕二錄王父府君諱杰食諸生廩久之以先朝議貴棄

儒冠累封戶部主事父府君諱煥登隆慶辛未
進士三治縣一守郡丞召入爲戶部主事遷員
外郎郎中出守保寧敷歷中外二十餘年解組
林君復三十載以伯兄河陰考績授中憲大夫
以胙土分地曹藩關陝三汴國恩晉中議大夫
改階朝議大夫陝西叅議詳周大司馬誌舉三
丈夫子九女子先司恭人出者卽大令君有土
居伯行次金吾衛指揮廣土先高太恭人出者
爲不肖胙土伯兄字培眞號侍峰中萬曆乙酉
舉人八上春官不第丁未謁選人除四川鹽亭
知縣受事甫三月丁先司恭人艱歸辛亥再謁
選人補河陰知縣閱四載丙辰中飛語降級遂
不復出又十四載己巳終於正寢先是有子業
授室矣俄得羸疾天晚再生子至易簣時僅六
齡越三載壬申仲春四日塋於上碾之原曾王
父王父府君之側嗚呼痛哉胙土曰生死窮通

非人之所能爲也生未足樂死未足懼通未足
羨窮未足戚彼不乏都通顯者綰符而乳虎遺
譏川觀而蜂蠆肆螫伊何人乎伯兄溫恭爲質
簡靜爲行慈祥爲心坦率爲事侍先朝議垂年
六十迄無逆顏半生帖括一意披吟文史之餘
若罔聞知兩令僻縣澹泊寧靜幾埒蒲鞭及歸
田日衣帶圖書外曾無長物橫遭奪級原非其
辜迨解組歸來寧爲劉季陵不爲杜密終日觴
咏自若無異作經生時至病劇息微對弟姪輩
朗朗數語僅及遺孤絕不作兒女子留連態此
其視生死窮通不啻蕉藏蝶夢較彼沾沾世味
少而五陵裘馬老而半通難割者竟何如耶竊
歎夫伯兄在四時爲得春之氣故油然藹然飲
人以和雖賢智之名有所不欲受在五福爲得
天之全故自幼而壯而老總不設勞悴憂虞想
卒之事集而身安嗇於名而豐於福殆天之所

以厚伯兄也昔先迪功舉明經廷試第二人試
文紙貴及佐常熟惠政清風於今尸祝先朝議
賦性磊落治行赫奕所在膾炙人口壽逾太耄
廟庭從祀伯兄渾渾穆穆令德克終似將留有
餘以還造化者胙土仰睇前徽俯慚薄植果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人哉噫嘻伯兄睠睠於瞑目
時獨是一綫孺子尚不解溫飽外事調護提撕
諸煩卸署倘爲千里亢宗家聲不墜胙土且且
暮望之矣銘曰城東潏潏挂丹水蔚爲佳氣饒
芳芷中兆哲人接武起溫如良玉文如綺寧藏
一室作山峙不羨千鍾學風靡誰謂崇高方是
美火花水泡不移畧伯兄令德昭以祉兩地遺
風清且旨生有榮兮誰無死鬱葱葱兮保孫子

仲兄揮使公墓誌銘

此余仲兄象峰公墓也昔余父朝議大夫府君
余母司高兩恭人舉余兄弟三女兄弟九每歲
時初度群舉觴爲父母壽一堂藹如也二十年
間後先溘露獨余與兩女兄存回首前因柩椁
如在物是人非不能不淚隨筆下也余家世業
誦讀先自上黨之長子縣遷澤州之陽阿鎮再
遷於澤城六世祖諱浩五世祖諱昱四世祖諱

銑曾祖諱時雍以鄉貢仕爲常熟縣丞王父諱
杰封戶部主事父諱煥登進士累官四川保寧
知府以伯兄及余在仕籍四沐國恩遙贈朝議
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兩母同贈封恭人
伯兄有土舉於鄉兩任鹽亭河陰知縣公居仲
行司恭人育仲兄於寶豐縣官邸諱廣土別號
象峰醇篤恬退性不愛舉子業幼從先大夫於
宦中惟讀詩篇史傳亦不屑夫何讀研究曰吾
以窺大義豈作書生咕嚕乎長於奕輒窮其
奧手訂爲譜對客獻枰雖呵凍挑燈不倦曰吾
以此遊戲世局也甫弱冠先大夫知其志在恬
夷而先司恭人亦謂家政不可無人遂如例授
金吾左衛指揮僉事仲兄又曰吾安用此金紫
輝煌作五陵裘馬爲抵今四十餘年中從事史
傳詩篇無以異也居恒攤書滿案時亦杯酒論
心口絕世味之談胸饒磊落之槩其設心居處

泊如耳歲在丁丑余還鄖節歸見仲兄書盈几
花盈檻一詠一觴之外衷無所絆身無所營回
視余十五年簿書戎馬嘔血枯心上無補於廟
廊緩急下亦不能少有建樹以不負生平較仲
兄之耽志泉石不受官祿不縈世故者孰逸孰
勞孰得孰失造物者不吝顯達偏不予人以閒
蓋有權輿與客曰閒則無功業無顯名其何以
自見噫功業顯名當作何觀霽月光風享受無
量則仲兄之得於天者厚也時適中秋方相期
觴於桂馥冰輪下迺忽爾疾發再信宿而僊遊
豈亦如其本性電光石火都無凝滯耶銘曰水
潺潺兮山之陽旭旦旦兮露之漑草芊芊兮埋
玉峴岡肇繁社兮曰在斯藏

錦衣衛加都督同知溪之張公墓誌銘

乙酉正月都督子玄張公殞於延安四月靈輜
歸里余往哭之慟越歲丙戌諸公子持狀來屬
余爲銘余讀狀竟不禁淚涔涔下公文士也豪
士也胡爲至此極哉按狀公諱道濬字子玄別
號溪之世爲陽城縣人明初遷居沁水縣之竇
庄先世聰永樂年間舉於鄉再傳爲王父五典
登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父

銓登萬曆甲辰進士歷官巡按遼東監察御史
贈兵部尚書諡忠烈賜祠都邑公忠烈公冢嗣
也生有夙慧稍長卽岐嶷過人更長於文歲戊
午入試秋闈莫有識者歸而益下帷刻勵期作
冠軍而後已迨辛酉之夏忠烈公殉難遼陽時
承平二百餘年士人高談節義目未見兵戈偶
巡方使者與城俱亾節烈之聲舉朝駭震神宗
皇帝臨朝咨歎贈大理寺卿上以爲酬忠之薄
再進兵部尚書諡忠烈立祠都下及郡邑春秋
享祭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明特典未有踰
於此者公應受延世賞然雅不欲以門廕顯時
宮保公方保釐東省公乃號泣走請辭官司馬
以格於例止之公翻然曰移孝可作忠也始拜
命癸亥陞指揮同知甲子陞指揮使庚午陞都
督僉事旋陞都督同知錦衣衛堂上僉書管事
辛未以誣叅遣戍鎮西衛癸酉以離伍改戍海

寧衛壬午還里甲申以僞召遷陝西竟罹於難
悲夫歷觀公之居鄉也排人之難周人之急綽
有虞芮質成之風群里中後來之秀開館授餐
時爲點定其文而加獎勸多士爭就帖括脫穎
者纍纍公之居官也時急軍需公條上便宜廷
推公督造火器乃開冶澤州鳩工集事輦器都
門節省以萬金計歲己巳都門告警勤王之檄
忽下晉撫以後至被重典公率家僮二十人秣
馬裹糧衝寒北上上大嘉悅宸語褒美屬國朝
鮮廢其主公疏請問罪當事不能決竟己之公
之禦變也流寇煽禍晉圍孔亟督撫公卑辭厚
幣願借一籌公乃自募勇士合營征討屢有擒
斬至石磬腰失利幾蹈不測公不爲動寇首紫
金梁擁衆數萬突攻竇庄堡公率親族登埤靜
守躬冒矢石仍奪回難嬭多人各予寧家自是
寇相戒莫敢近歲癸酉沁邑被虜公督兵來援

寇卽宵遁公乃捐貲先築寨城北高阜安集難
民隨捐千餘金增築縣城遂若金湯焉實莊舊
無堡己未庚申流寇尚未起也公卽俱爲築堡
之議醵財集衆就屋增垣巋然三里之城及兵
事旣興全活無算所可詫者本是任事熱腸也
以司馬之妬而出戍鴈門本是投筆請纓也以
直指離伍冒功之糾而改海寧及被廢數年海
濱任放賦詩填詞把杯屬客以自澆塊壘幾十
載始還子舍而丹坪內外諸文集皆若海濤洶
湧竝行於世云銘曰大命改兮時不留詰人萎
兮歸山丘九原可作兮吾誰與求豐碑隆碣兮
映松楸令名彰兮遺無休

貢士趙子融墓誌銘

崇禎癸未夏趙子融歿於京邸訃至澤人士傷之越秋徂冬將舉塋事其叔仲瞻自爲狀乞銘於余余爲之增慟趙氏四世中舉南宮者一領鄉薦者三以科目充貢者一蓋不啻盛矣淇園毅臺兩公皆才名震世率以公輔自期卒未肯輕就一官子融又爾蚤歿而一用未究此澤人士傷之且惜之也按狀子融趙姓諱永昭子融

其字曾祖九思登隆慶辛未榜進士歷官陝西
按察司副使備兵鄜州生三子長友益庠生有
聲蚤卒次求益別號淇園萬曆甲午科舉人次
弘益別號毅臺萬曆丁酉科舉人淇園元配爲
余女兄蓋先朝議大夫與趙憲剛公同宴曲江
時卽聯姻女兄蚤歿復娶于毛生嗣美字瞻淇
崇禎癸酉科舉人今家食六息待翔也娶司鴻
臚女生子融生而穎異不群十歲讀周禮考工
輒能了悟凡屈宋管晏班左司馬檀蘇諸書無
不成誦甫弱冠出應諸生試袁臨侯學憲奇之
拔冠多士已駸駸露頭角歲己卯秋闈再闢試
牘已入彀而對策偶觸忌主者格於功令乃僅
置副卷然試牘實璣繡洋纚士論惜之時上方
以封疆多故欲於科名之外傍錄異才徵各省
副榜士貢入太學屬大司成分曹教習用胄監
積分法以要於成冀收撻伐之功遂集十五藩

人文自制藝對策以及騎射兩浹歲間歷七十
二試子融輒列前茅爲積分上卷方將超用廼
儕中二三欲速者譁於選部之堂頗玷大體言
路糾之遂僅次第授諸副榜以郡佐縣令亦有
下授州縣貳者殊非聖天子儲才初意則彼欲
速者害之耳子融卽拂衣歸益勵本業迨壬午
再試僦居太原忽心動卽戴星言旋入里門而
瞻淇方瘡發於背殆與昔之嚙指者同人稱其
孝公車日迫瞻淇脂車北上子融辭其諸父曰
吾父抱恙就途爲之子者偃仰家室於心未安
也卽於癸未元日單騎追隨緣太原出鴈門歷
雲中上谷邊霜裂指寒颯摧顏加以薊門咫尺
烽火驚傳子融攬轡怡然也俄行者謬稱寇從
衛地入晉澤郡丘墟者而瞻淇尚事圭箸兩念
竝迫鬱而爲病病數日卽不起痛哉括而言之
其賦質也脩軀清勁嫻習威儀性稟剛方出言

有則其念亾母也祀事必虔久而彌篤其事繼
母也禮文備至非婢不見其交友也直諒自許
人咸信之更能周急居恒曰丈夫生當斯世在
朝則當言賢奸在野則當言利害使人食德其
人之立心可以槩見若子融者可謂敦倫而抱
用世之具者矣借使天假之年豹變鳳翔固其
餘事而立朝立身以至處家處世必有大過人
以異乎流俗之所爲者迺予之才而奪之算視
其先世兩孝廉公同一未及建樹而閱世愈促
更鮮遺息安得不爲之追悼焉銘曰爾才之豐
爾年之嗇相彼珪璋乘風六翼胡然而蚤慧令
名斯得胡然而先撥天不可測良玉深埋聲沉
光息厥有新阡怛怛行惻

焚黃祭祖文

天啓六年

洪惟我祖爰德是馨書香載衍簪履盈庭前楹
非遠朗示儀刑五世未艾用妥先靈孫某百行
未備一第叨榮初佐地官無補虛盈帝曰欽哉
綸綍雙旌方來朱紱惟伏先聲撫今追昔曷已
深情爰潔生芻用薦九京祖靈不昧願享微誠
尚饗

焚黃祭父母文

天啓六年

惟父生我用極恩深嫡母成我和熊惜陰男生
也晚甫識家箴髫年見背遂遠徽音餘澤奕奕
易世未央廕及少男夙稟義方葢宮叨第地畧
爲郎覃恩普被初命金章男亦何功父德是承
撫今追昔涕泗何勝昔因計偕終天恨騰茲居
畫省祿養無憑對此章服倍念音容音容如在
風木喁喁恨生也晚空對長松英靈不遠鑒此

微儆尚饗

祭先大夫寶豐縣德政祠文

嗚惟吾父世德崇光拮据念載所至流芳寶魯
遺澤江右垂棠握算列泉守郡飛霜林下見一
毫畫齊康栝捲在念伊汝之傷男某謬讀父書
慚對義方十年敷歷尸素日彰再奉簡書南鎮
鄖襄望茲榱桷五內悽愴嗚呼三江南國一水
比疆峴山召芟千載鴈行惟父有靈啓我愚狂
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薦此虔衷尚饗

告母南太夫人三週忌日

吁嗟吾母棄帷厭世修逾三週烏私未竭白日
如流松楸在望蓊鬱一丘男某追念劬勞有淚
盈眸三年一日悲愴悠悠屈忌辰兮增愁憶
容兮莫留望白雲兮蚤收願英靈兮見休謹以
剛鬣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嘗事尚饗

祭長兄大令君文

憶昔鴈行振羽時翩翩彩翼何怡怡怡更復
正其儀談笑之中有嚴師再憶河壩剖符時一
聲化鶴報雙岐宜來紫誥倍纒纒堂上解頤實
于斯再憶縣車高卧時一觴一咏日安之霏霏
玉屑且盈筥燦若朝霞輕若漪如何一旦舞雲
旗冉冉蒼虬未可持徽音一斷不復遺剩有懿
範之永垂墳簞一隔不復施空嘆鶴鴒之妻其

吁嗟乎日有是兮月有虧生有盡兮死有期遺
孤弱齡兮誰識余心之獨悲空庭月冷兮群憐
稚女之未歸望帷灑淚兮知英靈之鑒茲

祭趙洪園孝廉文

紛大行之轟轟兮注丹流而爲膏越一瀉之無
垠兮舒秀靈而毓髦肇公家之世顯兮蟬聯鵲
起之迭翺逮公之步武兮鳳毛虎繡以驚濤有
骨嶙峋兮着祖生之先鞭有美鶴鴒兮恍二難
之竝翻父書可讀兮三絕編而彌堅高堂華髮
兮一菽水而遺糶三十年一日兮南陔之懿則
一再世榮昌兮烏棲之前德白首衡泌兮惟孝

思之用極丹藻陸離兮爰文心之溥弋誰言公
嗇於年兮茂靈脩於長存誰言公慳於遇兮羅
二酉而奇掀公目可瞑兮謝樹燦瓊瑤之園公
福未艾兮天章來埋玉之原公靈已妥兮魂依
風木之玄室公志未酬兮獨曲江之載筆公業
未竟兮留有餘不盡之經術公輒將駕兮見淒
雨悲風之感恤嗚呼痛哉擬大招兮歸來無方
隔九京兮我心之愴秘丹穴兮維山之陽薦些
辭兮生芻是將有酒兮盈觴有淚兮盈眶有慟
兮未央來歎兮洋洋

祭岳父儒官王公文

世未有仁而不壽者而壽正不可必世未有天
不佑德者而天實不可問從古多聖之若符節
而酬之若泡影則安得不令人念修途而色沮
也耶如翁之才振雲錦濤散天葩固宜身都通
顯而胡以終老螢窻乎如翁之束髮操觚輒冠
多士固宜囊穎立見而胡以夢斷鹿鳴乎如翁
之嗜義若飴施恩不報固宜化異爲祥而胡以

鶚音未息乎如翁之千頃汪洋喜怒不形固宜
天和純備而胡以上壽未臻乎噫嘻天不可問
果若斯耶然頻年樹德芳問永垂是誰之好音
與亭亭玉樹振秀庭除是誰之遺蔭與有女如
雲孫枝纍纍是誰之餘澤與貽謀未艾書香馥
馥是誰之食報與晚棄塵囂利名雙遣是誰之
清福與知翁之生有長適歿無遺憾政可含笑
九京矣茲當玄室告啓靈輻將駕謹薦些亂曰
世路悠悠白日難留些彼蒼赫赫赤道無私些
有德溫良如金如玉些有福綿延如岡如陵些
庭蘭葱鬱奕葉森羅些牛眠佳域兆彼休徵些
靈脩旣杳九畹無存些大招無術七魄何歸些
奠椒觴兮淚欲傾些陳麟脯兮腸欲裂些歌輓
詞兮意何極些

六吉堂四箴

士君子行己當使人敬不當使人畏敬則如神明之不忍玩畏則如蛇蝎之不敢親

士君子待人當偏於恕不當偏於刻恕則如春風之撲面刻則如荆棘之牽衣

士君子處事當應以和不當應以暴和則如衣衫之宜體暴則如狼虎之駭人

士君子發言當出乎信不當出乎詐信則如祥

雲之可變詐則如禽語之難明



